

附錄四 南區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124-155

時間：2004年11月4日（星期四）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三樓會議室（306）

主持人：

吳明烈 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副教授）

與會人員（依姓氏筆畫）：

林孝信 主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區辦公室主任）

林朝成 主任（台南市社區大學主任）

胡夢鯨 研發長（國立中正大學研發處處長）

李藹慈 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張菟珍 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陳玉樹 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楊國賜 校長（國立嘉義大學校長）

梁明正 主任（高雄縣鳳山社區大學主任）

蔡秀美 主任（嘉義市社區大學主任）

魏惠娟 主任（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系主任）

潘秀妏 課長（台南市教育局終身教育課課長）

焦點座談內容

吳明烈教授

我們這個焦點座談，總共分成北、中、南三區召開，我們邀請的專家學者除了目前大專校院在這方面有研究的教授之外，也邀請到我們社區大學的一些代表。接下來就是我們先進行大概四、五分鐘的簡報，讓各位了解我們這個專案目前進行的情況，我們等一下後續可以針對一些問題，交換一些意見，同時給我們一些指導。我們先請李藹慈李教授先大概做一個四到五分鐘的簡報。

李藹慈教授

主持人、各位師長、各位先進，大家好，大家早安。首先就是對這個專案做一個簡短的介紹。教育部的這個案子由吳明烈吳教授擔任主持人，菟珍教授跟我是共同主持人，我們有兩個研究生擔任研究助理。這個案子的主要研究目的有三個，第一個就是要建立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教育的合作機制，第二個就是要探

討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合作的項目，第三個是要區域性大學承認社區大學學分的基準跟要件，接下來針對兩個主要的部分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社區大學是指正規教育體制外，由直轄市或是主管機關所辦理的提供社區服務與中生學習活動的教育機構。策略聯盟在整個研究當中指的是組織間建立的夥伴關係，進行資源的分享，風險的負擔，同時保有組織獨立特性這樣的層級性的合作關係。目前我們已經做了初步的一個文件的探討，主要是針對美國社區學院，他們與區域性大專校院合作現況來做一個討論。美國社區學院雖然我們知道其實主要就是進入大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橋樑，那對他們來說，怎麼樣跟大學合作，或甚至說學分的採認上，也是他們長期以來關注的一個問題。目前他們合作的主要項目，可能包括進行聯合的入學，或是聯合的一個行銷，甚至在學分的採認上也有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主要也包括課程的合作，還有教室設備上的支援，與教學研究服務上的這樣的一個合作。在這一張的圖案上，我們一樣可以看到他們合作成員就是包括：推廣服務，或是說知識跟專業的分享，以及課程上的合作。

在這邊要讓大家看的就是說一個社區學院呢，他可能會跟多個大學有合作的關係，或者是說同樣是 Iowa state university 他可能也會跟不同的社區學院有合作的一個關係，他們的這一個模式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初步的情況，那除了美國之外呢，我們也對國內的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的一個合作的關係，做了一個初步的探討。

根據社大全促會公佈在網上的八十幾家社區大學，我們也一一的去打電話，看他們目前有沒有任何的一個合作的關係，我們這裡把他區分成那個正式的合作和非正式的合作，這裡所指的正式的合作是指兩個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專校院之間，可能有簽訂合約或是契約或是已經有正式的學分的採認，我們把他界定成是正式的合作，目前發現是有四所社區大學有合作的一個關係，包括：員林社區大學是跟中州技術學院、青草湖社區大學是跟交大、新興社區大學跟鳳山社區大學都是跟輔英科技大學。有關非正式的合作部份呢，我們目前在八十幾家當中發現有八家是進行非正式，也就是說可能主要都是師資上的一個支援，其次是場地還有設備上的這樣的支援，接下來我們就針對剛才所提到正式的合作關係的部分呢，做進一步的一個說明。

譬如說員林社區大學是跟中州技術學院合作，合作項目主要包括教學、推廣、服務，以及學分的採認上；第二個是青草湖社區大學，青草湖社區大學是他們已經有跟交大簽定備忘錄，他們合作的項目包括是圖書館跟專業的教室上的一個分享運用，還有一個是師資上的一個支援；再來是高雄市的新興社大，他是跟輔英科大共同有開設學分班，開課的主要名稱就是藝術美學、中醫美容、還有美

術進階的實作技術；鳳山社大也是跟輔英科技大學有開設學分班，課程的名稱是幼兒保育學士學分班。基本上就先簡介到這邊，我們現在把時間教還給主持人。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李教授剛才做的簡報，接下來是針對我們的議程當中，我們擬定四個討論的題目，分別討論到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學校內的合作機制跟模式，還有合作的項目可以包括哪一些？另外應該有哪些相關的規範？還有現在也是社區大學非常重視的問題，就是社區大學的學分要如何來跟大專校院做互採？採認應該有哪些基準跟要件？

另外我們會進一步的討論到社區大學如果跟區域性大學進行策略聯盟的時候，會遭遇到哪些問題？我們應該有哪些因應的策略？接下來針對這四個討論的題目，我們先彼此交換意見，因為我知道楊校長跟魏主任等一下另外有會議要先行離開，所以先請楊校長跟魏主任。

楊國賜教授

主持人、各位教授，很抱歉，因為今天真的是很多事情，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想就是說今天這個研究的議題大概就是大家所共同關心的，當然就是說這個社區大學過去從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開始，我們也很關心也很支持，我記得大概第一次他們在成立的時候，我在台北就跟這些人都談過，當然我們也鼓勵他們可以去做，後來我想到現在問題的癥結，當時教育部也開始推動所謂剛剛那個李教授提到了那個社區學院，所以把社區學院的師資條例當時送到立法院去，立法院就在審那個法案，當時黃武雄黃教授就一直希望說把這個社區大學是不是也能夠給予這個學位，被這個學位在那邊弄弄弄，後來大概談了好久，後來立法院大概就是說只要跟黃教授能夠講通，大概就能夠繼續審查。

我記得那個大概審查的好幾次，大概第十六條，當時那個林清江林部長就要我跟黃教授我們就一起見面探討，不過大概說了到最後大概也可以同意啦！就是說就可以授予副學士學位，授予副學士學位，當然還有很多這個是基本上都可以同意，但是要符合那個也要有些相關的條件嘛。這個不過後來到八十我記得是八十七年，八十七年那一次大概流會流掉了，以後大概就到現在都沒有再繼續審查，我想那個是題外話，不過我剛很重要一點就是說，其實當然這些都變成就是說只是在合作啦什麼學分的承認啦，我都釜底抽薪，搞不好將來就是說因為林教授在這裡，所以重要的就是說你要想辦法那個法源怎麼樣的去突破？否則現在包括終生學習法那個把他定位就是說是正規校以外的，以後你就很難說要怎麼樣給學位、給學分，所以這一點恐怕將來還要再努力啦！

當然是我們也就是說，可是現在這個也不開會呀，我知道他們現在大概又弄

一個開放教育法，空中大反對，所以也許我從困難那個先談起。當然對這些同仁的努力我們都非常的敬佩，我想大概就是說你現在談這個所謂策略的聯盟，因為後來這個我曾經去評鑑過幾次，特別在台北市，從文山那幾個社區大學，我都去評鑑，我那時候在台北市教育局嘛，他們要看看他那個教學的品質是怎麼樣？然後以那個品質好壞，然後來給他什麼做那個補助，補助這個經費。

那時候台北市最高的時候補助了一千多萬哪！不過後來大概因為要申請社大，還有一個很嚴謹的那個審查的程序，就是要不要通過他？他有一個委員會在那邊，然後自己去看、去了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因為現在剛剛那個談到美國，因為美國那個跟那個加拿大社區學院我都去看過，那當然他也是循著就是說跟當地的這個大學合作，那我記得當時那個有一次請西雅圖的州長，那個是華裔的嘛！那麼帶了他們所有這個社區學院的校長到我們這邊來談，所以大概他們也就是說剛剛那個轉型喔，就是說他認可了，就是說當地的這個大學我承認你，將來他大概就可以，怎麼轉到大三、大四，所以這個是一個變成說認可的一個過程，以目前大概剛剛已經提到很多這個合作的方式，當然還是可行啦，因為雖然說體制外，就是說因為你從法裡邊他還是正規教育體制外的。

所以如果說大概我想教育部也不會說限制那個什麼，但是只要說你在地的這個大學，願意跟他合作，不管說簽那個備忘錄或者簽什麼，我想只要有這個當地的這個大學來輔導他，那我想大概他就可以。認可那個學分那沒有什麼，他只要願意認可，大概就可以認可呀。所以我想這一點大概不是很大的問題，當然那個合作是必要的，如果說要輔導，透過這個過程，讓社區大學將來有更健全、更品質更優越，或者大多數的認可以後，我想這一點問題大概就可以迎刃而解，甚至於將來到法裡面也可以去突破。

所以我覺得可行的合作的模式，大概還是要跟當地的這個學校你簽備忘錄也好，或者什麼合作的協定呀，這個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個你將來大概在學分的認定上大概就會比較困難，那我想其實剛剛講合作的項目，這裡邊大概都可以，你要針對他的需要，或者說當地的這個大學他願意提供什麼樣的，那你教學教學我想當，有一次我跟顧理事長，在教育部就當那個協調，說怎麼樣能夠來認可嗎？

所以當時我請先第一個，把那個空中大學這個找來，那個顧理事長在呀，你們這個是不是可以先合作？先合作，跟空大。空大因為他也都有學習指導中心嘛，怎麼就是說這個師資的交換等等，那談來談去我說如果他們願意就可以簽協定，不過後來簽了沒有我不知道。那時候當然是在這個教育部的會議室裡面，也沒有是嗎？不過這裡邊也許就是說在那個在地的當地的那個大學，跟還是要先輔

導啦，如果說他真的願意說來輔佐他，我想這一個社區大學就慢慢的茁壯，到現在已經從這裡邊已經各發展到已經有七、八十所了嘛！這七、八十所裡邊，因為剛剛這個簡報裡邊他的課程裡邊大概有三大類對不對？那學術類的只是其中之一。

後來我們去評鑑的時候，學術課程這個部分大概學生最少，大概如果社團的課程大概或者這個學藝的部分學生人數比較多，所以這也是一個社大將來發展很大的一個致命傷，就是說因為要給這個學分或者所謂學位，就是說這個學術的課程要稍微怎麼樣去加強，我倒覺得也許在推廣服務可以先合作，就是推廣，我看現在台北好多那個高職，那個現在高職的學生越來越少，可是這樣留下來的教室空間是蠻大的，是蠻大的，所以他們都可以借用嘛，都可以借用。在教育部旁邊那個開南高職，他以前學生很多，現在學生直直落呀！招不到學生，所以他們就跟那個什麼城中的社大合作，那大概用他們的空間，所以這個我想在推廣教育彷彿這個裡邊是沒有問題，只要我講大學他願意，那問題就少了。

這裡邊剛剛提到，這個將來恐怕這個招不到的問題，就是說那個在地的那個當地的大專校院，恐怕就是說因為這個林主任林教授在嘛，他在這個整個社區大學，在這個全促會裡邊恐怕就是說也要要求各縣市的那個社區大學，怎麼樣在師資的這個聘請，那麼還是要稍微能夠跟一般的，譬如說專科的，那個能夠比較符合，否則這個將來專科學校會產生反彈，反彈就是說你請的這個老師，你教育部都要嚴格的這個這個審核呀，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說當地的在或者說有當地的大學開始來跟他合作，我把我的老師到你這邊來授課，或者你的學生到我的這個大學裡邊來授課，這樣將來就是說他有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呀，這樣可以取得他們的認同以後，這個就很容易進行，所以這個是一個部分。

否則就是自己本身這個師資條件不是很理想，大概就是最大的致命傷，另外那個學術的課程，也可以跟那個要合作的那個共同討論呀，他們怎麼樣來給我們一些這個這個建議？甚至那個課程的內容大概是什麼？我想這個大概這樣做一些討論以後，大概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否則就還是會僵在這裡。所以當然從他的這個開始的這個發起，我想那個那個目標、動機我想都是非常的值得令人敬佩的，所以那當然你現在發展到這個部分，所以當時顧理事長也講明啦，就是在與會的就是他也是說還是要承認這個要給他學分什麼，大概來修課的人就會多，這樣就是說從民間的這個發展來看，這個這個恐怕還要再長期的努力，所以這個部分，那當然我想就是說當地的這個就沒有問題。

我們會鼓勵說或者技術，這個科技學院，也可以跟特別有一些計設的課程喔，比較符合他們的需求，你不要說那個全部都是學術的課程，如果說他們那個在技職校院的，有很多對於說當這個成人他對於這個說第二個專長，他那個部分

也可以有幫助的話，也可以在那個來合作，所以我想那個剛剛那個講輔英，也許他合作的那個課程你要看看他合作的項目是什麼？也許大概都是跟他那個職業的這個專長有關的，他們可以授那當然如果說學生去那邊，他當然承認啦！

所以這個部分喔，也許你就看，因為這個社區大學的發展，恐怕也要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的那個目標很高，更重要的就是那個成人他的這個需求是什麼我們要去了解，如果你開的課程又能夠符合你剛剛講那個合作的學分喔，人數一定會越來越多，所以這個部分大概還要考慮他的需求，所以這個需求這個部分我覺得大概要合作的對象大概是不是可以先從這個技職校院開始，一般的大學恐怕除非有一些看看，如果說有跟他們有關的，就他們需求的那個跟未來他的這個工作或是這個有幫助的，也許我想大概學生數就多，當然學生數多對這個社大來講也是另外一個收入，像這個政府的補助，其實雖然不多，但是對這個社大的發展，那麼我想大概應該還是有幫助的。

我也知道因為在那個社教司裡邊，他現在每年編了大概有一億多嘛，這個補助這個社大，原來是要去發展成人教育，所以我說大概也沒關係，你這個裡邊，把那個社大那個學員當成成人嘛，怎麼樣就是說透過這個有效的這個機制的整合跟這個運作，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型態，國外的很多這個都不太一樣，變成台灣的一個特產，當然我們怎麼樣把他經營得更好，也變成就是在地的一個另外一個高等教育的型態嘛，所以大概這一點上呀，恐怕就是說我們把品質做好，把這些具備好，不要又讓人家很多的這個指責跟批評，這就不好。所以我想跟當地的這個大專校院合作那是必要的。當然至於合作的這個方式，他們兩邊可以談，我們現在因為剛剛講這裡邊他教學可以呀，特別是遠距的也可以去考慮呀，等等。這些只要他們簽了一個合作，他承認就沒有關係呀，將來也許他的學生就進到他的學校裡面，再去唸那個那個完成那個這個大學的學位，也很好。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是起步啦，我想對於這個社大他們這幾位這個教授，他們的這個投入、用心，是值得肯定的。我覺得也非常的敬佩。

當然就是說這個也許就是當初社區總體營造的另外一種民間的運動，也許將來就變成高等教育改革另外一個新的運動或新的一個趨勢都不一定，當然我們這個寄望很深哪，不過就是說怎麼樣來幫助克服他目前的困難，我想那個困難那些我們都很了解。所以為長遠的這個之計，特別林主任在還有幾位教授，講來這個法怎麼樣去要去修？就是還有那個推動那個也不要再去弄一個開放大學法，就讓那個原來的社區學院當時都已經講好啦，社區學院那只要通過，就把那個社大那進去，將來就是副學士，將來也可以轉到唸大三、大四，就跟那個美國社區學院，所以當時那個教育部已經跟那個黃理事長大概就已經妥協了，而且跟立法院說你們談好了就可以了，可是那個很遺憾那一次大概流會掉了，要不然通過以後就進

入二讀了，就可以進入二讀了，所以哪一讀都還沒讀完哪，所以我現在也常常拜託那個誰，江綺雯江委員，他當時參與審查，所以我說你們要關心，怎麼樣幫這個走向一個更健全的制度，我想這個對於台灣來講，其實雖然是高等教育另外一個型態，我想對成人那個學習的那個機會，他也不像傳統的那個大學那麼樣的僵化，而又符合他們這個在地的需要，我想是兩全其美，這個方向其實是可以走的，所以我這邊特別預祝將來這個社大能夠在他們幾個這個教授的這個領導之下，能夠慢慢把他茁壯、壯大，真的我很希望說變成將來一個高等教育改革另外一個新的一個趨勢，或是新的一個方向，好不好，那我就先報告到這裡，謝謝。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楊校長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包括突破，合作的方式，最後談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新發展、新趨勢，非常謝謝！接下來先請我們成教系的大家長魏主任，請他給我們提供一些意見。

魏惠娟教授

主持人吳教授、楊校長、還有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非常難得這個機會，有機會見到我們許多這個社大事實上長見到的名字，我也非常同意楊校長講的，的確社大可以說是台灣成人教育的一個奇蹟，這幾年來真的是蓬勃的發展，我覺得真是有幾位幕後的推手在這裡做了相當的努力，我們覺得非常的肯定，真的是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相當跟校長一樣表示肯定，也覺得說，我們資源這麼有限，合作似乎也是必要的，不過因為我們在這裡成人教育的理論也研究的多，就是講到說成人教育工作者的一個特質就是說我們需要在行動中反思啦，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談合作，我覺得我們需要去稍微的反思一下我們當初的 mission 跟我們的 vision，因為如果我們沒有相同的 vision 願景，跟沒有相同的使命，其實合作上我想可能就是比較形式，我想可能如果真正有一些合作的經驗就知道，那也可能沒辦法長久，

所以我覺得或許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呢，就是說我們已經這樣的蓬勃發展的情況下，我們現在稍微停下來思考一下未來怎麼走？所以我想我的我的建議有三個部分，前面兩個部分就是關於合作的情形，第三個部分是對於我們這個專案小組在這個研究上我們有幾個建議給我們研究小組。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就是說假設我們要合作，第一個我們要談的是在社大的 mission 不變的情況下的合作，我想社大的 mission 大概很清楚，她跟推廣教育不同，跟一般的大學不同，跟美國的社區學院其實也不同，所以我們社大如果還要堅持我們原來那麼好的一個促進公民的對社區社會議題的關心的這個 mission 的

話，在這種情況下跟區域性大學的合作，那大概停留在場地的合作、設備的借用，然後師資的交流，就是像現在已經有的做法，就是說我去有老師去那邊教課，或是其他的師資的交流，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就是師資的培訓，因為我想大家也感受到就是說教成人其實跟教跟我們在大學裡面教書其實是不一樣的，那最近也是因為跟成教這邊也是有一些互動，可能在我們最近也開始跟社大的師資那邊有一些的培訓，有一些的分享，那我想可以這樣的合作。

第三個就是通識課程的合作，我看到這裡面原來有一些就是說裡面通識課程也開的很辛苦，然後通識的這個多樣化也不如社大，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這是社大的 mission 不變，我想大概就是現在有的這些合作的項目。再來就是我們如果要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如果我們要重新思考社大的 mission 的情況下，可能就是說因為剛剛我們有介紹到這個美國社區學院，其實大家知道我們的社大跟美國社區學院其實是不一樣的，我想教授們都知道，美國社區學院如果我們要合作，要變成像美國社區學院的那種樣子，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現在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社大有基本教育、轉學課程，就是成人基本教育就是我們現在就在做，就是一般的補校基本教育嘛，美國的社區學院的另外一個 program 就是轉學課程，就是很多的技專校院都在做的轉學課程，那美國社區學院的第三個課程就是那個專長培訓的課程，就是結合社區的專長我們培訓比方說在西雅圖就是說波音公司提供飛機讓他們做飛機的維護，這種課程是他們的特色，另外一種課程是自我成長，所以假設我們要變成像美國社區學院那種型態，那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改變，那如何整合我們現在已經有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常說我們其實也有我們只是沒有美國社區學院這種東西，但是美國社區學院有的我們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們都有，我們現在又多了一個社區大學是本來是想要從公民意識的這個培育這個地方著手，所以這是需要考慮的，第二個就是說究竟對於第二點我的建議是其實我沒有具體的建議，因為我是最需要研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改變我們的 mission 的話喔，如果 mission 不改變我覺得在學分的承認上，因為今天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學分承認的問題啦，所以我也就是說如果要承認學分，我們真的就是要重新去反思我們的 mission，當初不就是為了批判思考、社區關懷嗎？

如果在那種 mission 下是不需要考慮學分的嘛，所以我覺得說如果我們今天真的是有因為環境的改變、環境的改變、學習制的改變，我們就要考慮學分的給予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真的需要就是說就我們的 mission 整個重新檢討過，然後再來談這個問題，否則的話我覺得我想大家都是教授，會知道這個當中是有問題的，因為社區大學學員各種層次都有，教授、講師也不需要什麼背景，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需要在這個地方我們需要有我們的責任感，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不

能夠說覺得大家需要學分我們就給予學分，如果真的要給是可以，可是我們要重新檢討 mission 跟 vision 這是我的第二個建議，但是這個建議需要研究的。

因為我這樣的想法我的第三個建議是針對研究小組，也就是說我覺得我們需要就是說在研究的裡面，可能可以的話做個建議我們跟美國社區學院是不一樣的，也許不能完全這樣比，因為這樣會造成誤解，如果人家對社區學院、社區大學不是那麼了解會誤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現在好像是在一個假設下就是說，要承認學分，然後怎麼做，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回到 type one learn 去思考，就是說到底要不要承認學分？如果是 yes 應該怎麼樣？比如說剛剛講的如果 yes 的話 mission 要改嘛，很多的變成說你就變成要有一些條件了，這個跟當初你的想法就不一樣，如果是 no 的話，我們在 no 的情況下我們怎麼合作？我覺得我們專案小組可能不能夠直接就是說 yes，然後在 yes 的情況下叫我們從 yes 的角度去思考，這是我的建議。

第三個就是說因為我看到你的提供的資料裡面，第三頁、第四頁、第七頁，對現況提出的一些問題，我是盼望說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珍貴的資料，比方說第三頁講到有一些現況，比方說目前台北文山社大呢，在合作項目有師資有場地，那我可不可以建議說可不可以更進一步就是說她師資是怎麼合作的？是不是就是剛講的就是交流嘛，還是有培訓？是不是可以更細一點的？就是不是這麼簡單的，或許有比較詳細的但是我看不見，另外呢第四頁講到呢你看那個你比較了幾個社大，在聯盟策略聯盟合作的情況下，屏東社大你看，不可行、不予置評，這個到底是什麼原因？我覺得我們需要針對現況去做更細的一些了解跟 find out，那我們才有辦法在現狀談這個問題，才有辦法比較有更深入的看法，因為已經有這麼多的合作，那為什麼有人說 yes 有人說 no？有人還不予置評，那是什麼原因？我們希望是在這裡有更深的看法，而不是這樣子而已，OK？

再來就是第七頁也事有一些第七頁喔，第七頁講到呢第六點，遇到問題的解決方式，說當作遇到問題時，究竟目前的合作遇到了什麼問題？那個問題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要談合作，我們需要對你現在所做的這些研究更細的讓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那否則的話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做更更實質的建議，第四個就是其實有很多人在提，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這可能可以建議教育部做下一個案子，就是說目前的社大，跟空大，跟推廣教育，跟一般成人教育，一般的基金會呀一般做的成人教育，究竟它的不同點到底是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需要在這裡去或許指可能不是你這個研究可以做的，可是我覺得我們需要去思考這個問題，就像當初終生學習法，我們知道已經通過了，可是當初他的成人教育法延宕了十年始終沒有辦法通過，就是因為很多人就再建議你這個法跟現有的法，補習教育法、開放空中教育法到底有什麼不同，我覺得我們現

在我覺得我們都已經是不管是體制內體制外，我們都做了這麼多的努力在推動成人教育，可是我們資源就是這麼有限，我覺得我們需要真的需要合作，但是怎麼樣合作更實質、更長久、更永續發展，這真的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做這個研究，我覺得我們需要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也建議說把現在我們許多重疊的事情呢，我們去想清楚，然後呢也對教育部做一個更好的建議，那這是我的意見。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魏主任提供這些寶貴的意見，強調我們這個社大的 mission 還有 vision 有什麼需要再重新思考。剛才有談到一些我們裡面資料，比方說社區學院合作的案例，我們當時在找資料最主要就是根據目前國外現有的情況做分析，國外的體制當然就是美國跟加拿大這種社區學院的這種體制，他是可以提供學分、學位的。另外一種歐洲體制的就是民眾高等學校，民眾高等學校這種跟我們台灣目前的社區大學其實是比较類似的，因為他目前是沒有提供學分跟學位的。在美國跟加拿大這方面體系，他們跟鄰近的一些大專校院進行合作。

在歐洲方面我們目前找不到跟鄰近的大專校院合作的這種案例，因為它是沒有提供學分跟學位，這裡面目前大概就是先呈現我們現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一些摘要，詳細的資料我想以後我們會再提供議會的那個來賓一人一本。

好，謝謝我們剛才魏主任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接下來不曉得哪一位議會嘉賓要先發言？好，請林主任發言。

林孝信主任

剛才聽了那個主席以及已經離開的兩位發言人，很多東西都非常好，我其實很想跟他們有一個對話的機會，可惜他們都必須離開。希望以後有機會。因為裡面談到很多東西，我想他們兩位提的很多東西，我是感覺到他們對社大很多了解，還算相當的實在，所以我們現在社大正在發展中已有很多問題，事實上他們都談到啦，所以在這裡更讓我帶有相當的期待說將來這方面應該有更多互相的合作的地方，首先我先說明一下就是說社區大學從一開始，當時我在那個辦那個青草湖社區大學的時候，你們這裡資料有提到喔，當時我就在設想，就想說跟那個一個體制內的大學要也去能夠合作，事實上我們那時候已經跨出來第一步啦，就是其實還不只是跟交大，跟清大我們也有某種合作，只是去年清大還沒有談到完成的時候，但是已經有些師資合作法上，譬如說剛才你那個魏教授他有提到，說社區大學應該發展的其中的一項或可以合作的像是通識教育的部分，兩年前我們那個社區大學就通識教育協會有合作辦了一個社區大學與通識教育的一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我們希望以後還會繼續辦下去，那麼這個是兩個團體共同一起合作的，執行的單位就是清華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跟青草湖社區大學，所以這個是

已經有一定的這個合作啦。

那時候我也跟清華大學他們談過合作，其實已經跟他們教務長都談過，教務長原則上基本上都很同意，只是後來因為有一些因素包括我後來我太忙，因為我不是住在新竹，那時候我在那裡是有一點勉強的啦，後來我離開了，這個工作他們就沒辦法再持續下去，不過甚至清華大學他們都肯合作。大概是兩、三、四個月前，我有一次我到那個中央大學去，中央大學那時候我們跟他們有一個在全促會有推動一項工作，就是我們影像教育的工作，影像教育我們就跟中央大學有合作，因為中央大學他們也要想推動在影像教育的部分，他們現在把這個影像教育的推廣能夠那個結合到社區大學裡頭來，所以他們也跟我們產生了一個合作，那次為了這個合作我們辦了一個師資培訓的工作，再辦師資培訓的時候為了這件事情也去了中央大學，安排拜會了這個校長，校長也是非常主動就講說他們覺得中央大學做一個政府納稅人的錢，應該有責任要來支持社區大學，他們也很願意這樣子合作。

我相信有這樣理念的大學應該還蠻有一些啦，所以我覺得這個的合作的那個潛力實在是非常的大，如果讓我們再說一下，雖然剛才魏主任魏教授有提到說美國的社區大學在他的教學理念跟我們台灣是不太一樣，美國的社區學院這個我們大家都清楚，但是有些地方是相近的，就是他們一樣是成人教育，他們一樣的是很多制度上跟我們都一樣，他們也是他們的地方制度在支持，這跟我們現在的屬於縣市政府這個都很多地方都還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你們的研究也是拿那個做一個參考。

如果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美國的這個社區學院是怎麼出現的，我想你們都很清楚嘛，大概就是在 1890 年左右，1890 年初期的時候，那時候是作為跟芝加哥大學合作開市美國第一所 community college，那麼從那樣的合作，鼓勵了美國 community college 的建設，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community college 現在在美國是變成美國高等教育的四大體系之一，這個我們都很清楚啦，那所以這個我想這個合作，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一個展望，或者很大的歷史意義在裡頭，那所以非常高興說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來談這個東西，甚至談到這個合作，推動一個合作的事情哪，如果能夠透過跟貴校跟你們的這個你們研究這樣結合在一起，能夠這麼樣一個系統的合作發展出來，那我相信對台灣的整個社區大學的發展一定會有很大很大的貢獻。

事實上合作從社區大學來講是非常必要的，雖然社區大學發展的非常迅速，但社區大學的資源相較起來的話是非常的少，我隨便拿一個例子來講，我去找了一個美國中部伊利諾中部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社區大學叫做 Kankakee community college，我為什麼找到他？我找到了很多社區大學，但只有這個社區

大學我從網路上找到他們的相關的一些財物的計畫，大部分的大學他不會把他這一部分的財物計畫呈現出來，那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找到？我還沒有找到，我找到他們財物計畫我很簡單跟你們說一下，他們的財務計畫裡頭，他們學校先簡單講一下，那麼分雙軌啦，事實上有些是美國的 community college 是分三軌啦，剛才這個魏老師跟那個楊校長所談到的東西其實我應該要回覆的，就是說我們社區大學覺得將來應該要發展出雙軌制或三軌制，一軌就是現在的這個叫快樂學習軌，有一點相當於就是美國的 continuing education。

我們還要發展的應該第二軌，美國現在 community college 開始對於我剛才那個楊校長跟那個魏主任都有稍微談到的，就是他們會給學分，甚至給副學士學位，這個是學分學位軌，現在台灣還沒有這個學分學位軌，我是認為說社區大學未來的發展應該第二個階段，現在要努力的一個重點在我看來就是要開始規劃或推動設立學分學位軌，當然現在目前社大的特色，在目前的我們叫做是我把它叫做快樂學習軌，就是相當於 continuing education，這一軌呢那麼繼續保留，他的很多特色，他的很多優點，能夠繼續保留下來，快樂學習也不要有任何的要得那個學位的壓力。

但是呢仍然是需要有些地方有些人願意希望能夠得到學位，現在台灣太文憑主義太重啦，我們不能怪他們的，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有這個東西還是可以吸收到很多的這個而且品質也容易提高，當然這個有種種的考慮，所以我們也認為說適當的來建設這個學分學位軌是有必要的，而且我覺得是現在越來越迫切，當然我很同意他們兩位講的，如果學分學位要談的就是說第一個品質怎麼樣把它建立好？這個我剛剛來的時候跟胡教授有稍微談過，他就問我說我覺得他就問我意見說，說社區大學最重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在什麼？我就說在這個地方，就是說這個背景有些東西剛才再補充說一下，為什麼說最重要呢？

因為我們再看來社區大學下一步的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開始建立第二軌，這些都只是沒有，有些社大有多一點建立第二軌的準備或者努力，但是他們沒有非常明確的把這個系統，把這個體制考慮進去，但是他們作為是有往這個方面在努力，我覺得說未來社區大學如果要很長很久，我們希望這麼好的一個機制，能夠不只是曇花一現，而能夠譬如說五十年、一百年的基礎，就像美國 community college 還存在一樣，我們如果希望這樣的話，那麼有一定程度的我認為這個論述我可以再仔細講啦，現在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我也希望能夠有機會這裡我累積很多很多的東西想跟大家溝通。

總之我覺得這個第二軌一定要建立出來，剛才他們提到的還有幾個可能有第三軌，第三軌他們就說 certificate track，就是比較技職教育方面，譬如說波音公司給的這個就是 certificate，就是給一些證照，社區大學現在有人提到說要給證

照，這個是在美國他們也算是第三軌啦，總之美國的 community college 呢，在這些地方有些地方我們可以參考啦，他們當然他們的那個技職教育的傾向比我們重很多啦，我們比較更強調的是比較是公民教育也好或是通識教育也好，我們比較重視的是這個方面啦，但是我想有些地方還是可以參考的，但是對社區大學我覺得跟各大學合作非常重要的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建立學分學位軌，第一個我們一定要跟學術的層次要拉高，所以是很需要跟各大合作，這一點很重要這是第一個理由。

二個理由以現在的條件來講，我剛才就有提到說像 community college 我先簡單報告一下，他們是有兩個 tracks，一個叫 division，大概有三千個學生，然後 continuing education 呢也大概有三千個學生，這兩個各有三千個，另外它有一個短期班，可能是訓練的大概有五千個學生，這是他們的規模啦，然後他們每一班的平均的那個學生的人數，平均大概十六人，跟台灣的很接近，多數是在十二個到二十個之間，也是跟台灣的社區教育非常接近，當然還有其他的都很類似，他們學費一學分大概是四十五塊美金，折算起來大概是一千四百還一千五百台幣，那台灣現在大概是一千塊，或者是八百塊，我們當然是比較便宜一點，但是美國的生活份比我們高很多，所以相對出來他們的學費也是非常的便宜的，跟來灣的社區大學這些都非常的接近，所以他們之間有很多東西都跟我們非常的接近，但是呢體制上我說體制上理念上也有些不同，但是體制上很接近。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在什麼地方呢？他們的工作人員以他們這樣規模的工作人員，全職的工作人員有一百七十八個，part time 有八十幾個，台灣的各社區大學平均全職工作人員五個，part time 也差不多是五個，我們一般的規模，平均一個社大大概是兩千個學生，他們這個合起來六千個，我們大概規模上的三分之一，但我們的工作人呢，大概是只有他們的那個合起來他們譬如說全職的人員的話我們大概是只有他們的那個三、四十分之一，那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差距？這個差距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因為大家可以知道，要把這樣的東西品質，那是表示什麼？表示在社大這麼難的狀況下辦到這樣的品質表示這些工作人員是非常的吃力，這個吃力你能夠維持多久？

這一點我一直在呼籲我們希望說政府能夠要重視到這個問題，如果讓這些人這些譬如說是自我犧牲自我燃燒得非常厲害的，他們願意把社大目前發展得大家都覺得不錯的一個成果出來，這個就是說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這些人是自我犧牲得非常厲害，那麼這個自我犧牲我們不能要求這些人永遠一輩子犧牲下去，如果在這一方面我們現在台灣社會或台灣政府對這個不能有一點程度的重視的話，來加以改造改進的話，這些人我想短則五年長則十年就會離開，離開以後他這個社區大學今天的這樣一個讓大家引以為傲的成果就會消失掉，這對台灣社會絕對是

一個很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啦，我想大家應該很同意。

我其實我跟教育部的人都講過啦，但是他們都不會很重視這個東西，所以我覺得說在這裡我也提到說跟各個體制內的大學合作這個方面我跟你講在短期內，在這個過渡的階段希望能夠在這方面能夠發揮一些作用，那麼你們不能夠雇人哪我說的這個社區大學裡頭有很多工作如果跟著一個在比較體制內大學的一個合作的話，在某一些地方，你的確是譬如說在設備在有些場所什麼地方他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種幫助的話，讓社區大學在支援做一個比較有效的一種分配，這樣的話也許有些地方還可以做的有成就一點。

另外的話，譬如說像那個那個很多地方政府，講難聽一點，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是很有教育理念的啦，地方政府如果有教育理念那他對社區大學會很支持，那如果對教育裡面的話他對社區大學就不是那麼支持，如果各社區大學能夠得到體制內大學的一種譬如說一個合作的一個這樣的支持的話，我想地方政府會比較會重視，這些也是合作夠帶來的作用之一，我想合作還有很多方面，總之我很簡單說一下就是說我另外這裡有一些統計數字我再說一下，譬如說他們呢像那個 community college 的話，他們的那個預算的來源怎麼樣，他們大概是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補助政府的補助，大概相當於我們的省政府不過我們現在已經凍省了，佔百分之四十，然後的補助佔百分之二十，三個合起來大概佔百分之七十五，就是美國的這個一個 community college 他們的經費的來源，大概是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五是來自於納稅人的錢。

我們現在台灣的各社區大學所拿到的錢，平均我的估計，大概是差不多百分之三十是得之各級政府的補助，其他的百分之七十靠學費，他們的學會佔他們的總預算百分之十五不到，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差別，這差別實在說明說我們台灣雖然社區大學做了一定的努力，可是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充分的得到社會或至少是政府對他的支持應有的支持，這個部分我想差距還是太大，因為差距太大我是也是很期待說如果透過你們這樣的努力，能夠讓社區大學至少能夠得到多一點支持，譬如說得到一些大學的支持，我像在這方面至少也許各社區大學能夠把他繼續辦下去，繼續辦得好一點，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忙，所以我是從這個另外一個角度希望來跟大家談一下。

關於我現在最主要還是在談說這個體制或是其他的問題，我想我們有機會再來談，我要提到是說回到我們的專題主題，就是策略聯盟我覺得非常重要，非常的，我們看很多歷史這樣的發展，台灣雖然有他的特色，但是以我現在看來來講的話，台灣的社區大學下一步的發展特別我們現在說要來建立第二軌非常需要各大專校院的策略，所以如果你們這個研究做出來，能夠幫忙促使台灣各大學，台灣現在已經有一百五、六十所大學啦，這些大學有更多的人願意來支持跟社區大

學有一個策略聯盟，那時候我也交大的校長講嘛，說哎呀我們跟你所謂的合作呢其實是講得好聽的啦，其實是請他們幫忙，我們哪裡能夠幫他們？這個真的是社大現在已經還太小，但是我想這樣的一個合作，對一個大學的士氣或者一些社會的正當性很多地方有很好的幫助，這個起碼來講，我看到你們這裡有些我都很清楚啦。

你們這裡有談到說那個第四頁講說屏東社大認為師資策略性聯盟可行性說不可行對吧，這部分目前我是知道很清楚啦，為什麼呢？最主要是因為屏東科大那個學校對社區大學基本上是很不友善，因此呢我知道那裡的一些老師，有少數有一些老師到師大開課的上課的，他都偷偷摸摸的不敢讓學校知道，如果能夠推動的說這個合作正式弄出來，至少那個老師要去上課也不必用偷偷摸摸的，那有些真的學校壓力，這個東西當然都是對社大當然會有不利的影響，OK，對不起我佔用太多的時間了，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啦，我想我暫時不要講到這些，我先這樣子，表示一些我的看法，也是呼應他們兩位的，謝謝。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林主任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社區大學未來的發展三軌制，快樂學習軌、學分學位軌，那等一下我們還有後續的時間可以繼續發言。現在我們請研發長發表意見。

胡夢鯨教授

今天是個好日子，很多會都會都撞在一起，那個剛剛通知我們學校一個會已經到那個提案，我需要去發言一下，我也許如果來的及我還會回來，希望能夠再趕回來跟大家請教，我想這樣啦我想剛才幾位都有提到，我非常贊成其實我們一方面很佩服、很欽佩就是非常這個感激就是說社大努力到現在的成果，為台灣社區的終生學習開創一條新的途徑，提供成人很多學習的機會，我想這個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迪權覺得有一些隱憂，或者說有一些反思啦，我們希望說社大不要變質啦，簡單的說希望社大能夠朝他當初設立的理想、他的使命 mission 或者他的願景 vision，就剛剛魏主任提的，朝這個原來的既定的方向走出自己的一個特色，走出自己一條路出來，那麼合作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因為合作以後讓社大慢慢慢慢變成正規的高等教育機構，那這樣的話就變成一百六加八時台灣就變成兩百四十所大學，有必要嗎？有可能嗎？

所以總歸來說在方向是來講，我們我是贊成說社大可以考慮成立開設這個學分課程，但是授予學位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應該是不可行的嘛，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台灣大學已經夠多了，還要而且授予學位真的會讓社大變質，當初理想蕩然無存，那麼因為你一但授予學位以後，他立刻就變為正規的高等教育機構，那跟他當初所接觸的理想就完全背道而馳，而且他的很多那個功能就不一樣，就會

跟現在正規大學是一樣的話就他就沒有特色，沒有他的一個 vision，好那麼我再回到今天的主題來講。

第一個我是覺得說我們剛剛楊校長的講法，社大要趕快推動立法，趕快推動立法，不管是什麼法，但是總是要有一個法源依據，因為這麼多的大學像社大已經八十幾所成立的話，沒有一個法源依據在民主法治時代這也是一個奇蹟啦，所以我們政府的法令永遠跟不上民間，或者說永遠跟不上教改我們終身學習的這個速度，所以我是鄭重呼籲說趕快我們透過這個研究也能夠帶上一筆，希望說立法方面能夠加強，讓社大能夠取得法源依據，並且讓社大的功能跟定位能夠更加明確。

第二個我覺得在合作機制方面，我們可以建議就是說從採取就是從線到面的方式，從線到面，一下子一開始就要建立所謂區域聯盟是非常困難的，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剛剛提到沒有共識以前，那個合作只是形式，曇花一現，所以應該從線先開始，兩兩先配對，兩兩先合作，學校跟學校之間談得好我們就簽約，談好了就簽約就合作了嘛，兩個兩個配三個，三個配四個，四個配成八個，到最後就變成聯盟了嘛，所以我覺得聯盟他可能是應該擺成我們中長程的一個目標，建立區域合作聯盟，這是中長程目標，但是呢短期來講近期來講，可以其實可以鼓勵學校跟學校之間，兩兩合作，我想這個是比較可行的。

第三個在合作項目方面我想其實提到的都可行哪，都可以考慮，像師資啦、課程啦、圖書啦、場地啦、推廣啦等等這些，我覺得基本上都可以朝這些方向繼續邁進，只是在做法上面第一個在師資合作方面，我覺得還是第一個我們還是鼓勵剛剛說鼓勵大學老師到社大開課，這是第一個，那麼第二個我覺得有一個環節可能過去有點忽略，但是我現在鄭重提出來，就是其實可以怎麼樣呢，就是鼓勵大學裡面博、碩士班的研究生，研究生到社大去開課，因為這個現在台灣的這個研究所的教育非常蓬勃，現在研究生研究所成立的速度也很快，博、碩士生成長的比例非常的快，而博、碩士生他們也有一定的專業素養跟程度，所以其實也可以鼓勵一定比例的這個博、碩士班的學生到社大去開課。

第三個我是覺得可以在社大來開設這個大學講座，因為你要開一門課讓他開一學期或者一個什麼一個幾個月，大學老師不一定有那個時間或者有那個興趣，但是如果你開一系列的講座，他就是去演講一下他們的專題，那麼由不同專長的專家到社大去開設學術性的講座，我相信也可以豐富他們學術上的視野，知識的視野，所以大學講座事實上是可以考慮的，在課程方面的合作，我是我有幾個具體的建議，第一個就是說我建議說要把社大的課程，應該可以來抵大學通識學分，剛剛講到通識合作，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大學通識很多通識課程開設不足，開得不夠，所以其實可以鼓勵大學生到社大去修課，然後回來抵通識課程。

第二個我是覺得大學本身的遠距課程可以開放給社大的學員來選修，現在大學遠距課程也在蓬勃的推展，e-learning 的課程，但是呢校內學生選課有限，因為校內學生他比較還是喜歡傳統的課程，有面授的課程，就是說 e-learning 的課程呢，其實因為他無遠弗屆，所以他其實可以大量開放給社區民眾來修，來選修，那麼所以其實可以鼓勵就是說大學遠距課程開設給開放給社大的學員來選修，那麼第三個在合作課程的方向上面，要有一點市場區隔的概念，社大的學術性課程可以跟一般大學來合作，因為現在學術課程比較弱，師資不容易找，所以可以跟一般大學特別是公立大學來合作，因為公立大學教授他開學術課程應該是比較適當一點。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生活藝能課程，其實可以考慮跟技職校院來合作，因為技職校院他們的很多都是技職教育跟很多生活藝能方面的，這個合作可能會比較恰當，那第三個當然圖書合作方面呢，我們也我想就是說當然我們也贊成說大學圖書應該開放給社大學員來借閱，好，第四個問題就是談到這個我就談到這個學分的基準跟要件的問題，那麼如果說大學要承認社大的學分的話，第一個要件就是要先建立什麼呢？先建立社大學分認可的機制，社大學分課程的認可機制，或者認證的機制，那麼這個可以由委員會來認證，或者是就由合作的大學他本身來對社大的學分課程進行認證，這個大學認證他以後，那麼他將來轉移就可以抵免了嘛，所以一定要先有一個認可的機制建立起來，那麼學分才可以轉移，才可以被認可。

第二個的話我是覺得應該要規定社大學分課程裡面，要有一定比例的大學教師在其中授課，社大的學分課程要有一定的比例的大學教師在其中授課，才可以抵免，就像現在的大學推廣教育，大學推廣教育裡面現在也不完全是一定要由大學教師來任課，也可以請一些企業界的或學有專精的來一起來開所謂的推廣教育的課程，但是他裡面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學分課程裡面，你大學教授一定要佔一個比例，我記得好像是三分之一左右還是三分之一還是多少？不能低於三分之一，那麼三分之二你可以找一些專業人士或者是一般的去合開，所以社大的學分課程其實可以朝這個方向，一部分是社大的老師，地方上的各種專精的人才，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學的教師在這裡頭，就合開，那麼這樣的話大學老師負擔也不會那麼重。

事實上另外它的學分也容易被轉被承認，這個問題方面我想跟因應策略，我想最主要就是當然就是其實最主要是大學老師任教意願的問題，其實特別公立大學很多朝研究型大學要去發展，所以老師教學越少越好，他這裡的課校內不太想教太多學分，還跑到社大去教書，這個恐怕就是說不太理想了一點，所以這個任教意願的問題，這個要解決，然後第二個就是學分轉移的問題、承認的問題，第

三個就是課程規劃的問題，第四個就是社大教學的這個，社大老師本身的專業就是教學素養方面的問題，教學的那個成人教學方面的專業素養的問題，那我想因應策略就是根據這幾個問題。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怎麼樣鼓勵大學老師到社大任教，然後有一些誘因，有一些機制的配套，讓他在社大任教得到鼓勵跟肯定，那另外第二個就是社大的老師的專業的繼續教育可能需要加強來推動，社大的老師他可能是書法專家可能是跳舞，可能是什麼各行各業的專家，但是他可能沒有受過真正所謂成人教育的訓練，成人教學專業訓練，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是不是我們跟全駐會可以進一步來合作，來洽談，看怎麼樣結合大學現在成教的師資，跟社大全促會我們一起來努力，然後在社大教學方面來繼續提昇，來推廣，那麼另外就是課程方面，我建議就是說其實應該可以設立聯合課程規劃小組，大學跟社大可以來成立這個聯合的課程規劃小組，現在社大的課程大概都是社大自己規劃的，自己規劃自己開班自己找老師，就是自己就招生了，但是如果談合作，其實在規劃的時候就要合作，所以在規劃課程的時候，可以找大學老師，或是大學推廣中心什麼進修部主任一起來開設，一起來和開，共同規劃這個課程。

最後我提到一個方向的問題，其實這個社大未來的發展，除了跟大學區域聯盟合作以外，我覺得社大其實還要加強跟企業界、跟民間組織的策略聯盟，那當然這個不是今天的主題，但是我覺得就社大的發展來講也非常重要，社大不只有跟大學合作，社大更可以跟民間企業或是一般民間組織、很有活力的民間組織，一起來合作，這樣的話，對社大的發展會更蓬勃、更有幫助，我的發言到這裡謝謝，我先去開個會，待會看看還可以，我再趕回來，謝謝。

林朝成主任

今天這個主題，就是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要做策略聯盟，策略聯盟有很多種方式，我提供幾個目前正在做的經驗，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做有關河川巡守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是有一個策略聯盟的，這個策略聯盟就是有大概我們以前的那個師大的經驗，所以現在環保署有這樣一個工作，那麼希望把公部門、社區還有學院，這三方面的角色，共同去扮演，所以現在就有公部門的，那公部門在河川尋守部分，就環保署、水保處還有環保局、地方的環保局，那社區就是各個社區，我們社區大學算是一個社區的資源，接下來就是學院，我們在南部有一個河川保護中心，那個基本上是一個虛擬的辦公室，虛擬的辦公室裡面。

我們目前按照他河川的特色，就是說在我們做的裡頭有二仁溪、仁水溪、將軍溪，按照河川分佈的學院我們就找這些學院，來共同合作，所以有長榮大學、台南女子技術學院、昆山技術大學還有真理、麻豆的真理大學的分校，另外就是中華藝術學院，還有加上我們社區大學，大概我們這個就是學院的部分，那我們

這樣來做，就做河川的巡守還有檢測，還有實驗，那麼做這樣的工作，那這樣的工作呢，我們抓到有關河川的污染或者河川檢測有不合格，我們會去做實際的調查，實際調查的實驗室就在學院，目前是在長榮跟中華藝術學院，之後我們會提出一些建議，如果需要動用到公權力，我們就找環保局，動用公權力去做。

我們目前開這個課大概有兩門課，一個就是河川巡守志工，這樣的一個課，那另一個就是跟這個有關係的、基礎的訓練，我們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環境護導師的課，我們把這個結合起來，目前這個作法，在學員們的學習還有工作績效上，是水保處到目前為止，績效最好的，因為我們抓了好幾個，真的是河川排放，經過起訴，被罰款的，確定的案例，所以我們這樣合作也得到獎金，我們至少抓了好多個，我們都有一個獎懲的紀錄，那動用公部門去做這樣的工作，我們現在大概訓練了很多人，其實他已經可以做檢測的工作，他已經可以做一個簡易的檢測工作，經由學習他去做河川巡守，所以我們目前這樣子的工作會繼續去做。

我們把他當作這個是社大學員在學習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事實上他要有目標去做，他到底學這個幹什麼？讓他有一個學習的意願，跟學習的行動，所以我們去年是唯一的我們在這個單位裡面，那麼因為抓到好幾個案例，他們可以真的被改善，偷排放污水的、偷排放工業廢水的有確實的案例，所以去年我們也得到了一個案子，得了大概二十萬獎金，所以我們去年有得到四十萬獎金，那個其實主要就是說學員一起跟學院去合作，共同做的，也共同學習，我覺得跟學院合作，這是一種方式，就是說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目標由這個共同來規劃課程，這個課程其實可以結合公部門或私部門，然後結合社區，讓大家來共同合作，來做的工作，這個是我們目前跟長榮、中華還有昆山、真理大學和做的模式。

我舉另外一個模式就是現在我們有一個案子，這個案子是我們接受台南市的建設局的案子，就是做老樹的調查，包含整個所有調查資料，還有包括要做衛星定位，做衛星定位，目的就是說把所有的老樹都做衛星定位，把他所有資料建檔，以後我們在做生態資源，或者在做觀光的時候，他是可以用到的，然後做環境的時候，他也可以用到，我們向這樣的課我們把他變成一個課程，然後讓學員還有我們這個案子的人員共同來做這樣的工作，所以我們現在老樹調查是也按照這個老樹調查。

我們可以結合公部門的師資，也可以結合學院的師資，所以我們現在的講師裡頭，最主要就是說有一個長期在做調查的，那這個是屬與北區區公所蘇明智老師，其實他是在公部門的，我們也結合生物系的老師，一起去做，一起去做老樹調查，當然我們也要做一點簡單的訓練，做衛星定位，就是做資訊的部分，所以其實社大跟那學院要合作，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要統合，我們真的社大學生要什麼？他要的統合能力，這個統合能力，其實就是要談清楚說，我們真的要合作的

話，哪一方面可以做的，這個是我們現在做的一個另外一個案子，另外我們做的一個案子就是有關地方那個地方文化館，那地方文化館是地方局委託的案子，那我們現在地方文化館我們就把他做更大的目標，也就是說我們把他看成一個博物館的學成，那博物館的基本功能裡面，他博物館目前在世界上在博物館，他做為博物館作為一個公民教育的角色，還有他在撤展等等碰到的問題，甚至包括他的博物館倫理，我們都把他加進去。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會考慮兩個，一個是學院合作，學院就是跟台南，現在叫台南藝術大學，就是跟台南藝術學院，台南藝術大學的博物館研究所我們跟他合作，但是我們這個部分另外我們要找的一個整體的東西，所以我們就是跟博物館學會來合作，當我們這個做完的時候，跟博物館學會和座談就是說，那你們博物館學會可以作為一個訓練的證照，由博物館學會來做，我們目前在這個部分在未來兩年，我們就把他當作兩年的計畫。

所以這學期是一個先期的計畫，那包括先期評估等等，我們會把他當兩年的計畫，這樣去推，所以地方文化館是我們現在在做的另外一個案子，所以學院有時候可以跟專業的團體合作，我們是希望說這情形可以配合起來，來跟我們談，譬如說那個生命教育學程，跟剛剛成立的臨床心裡師公會合作，因為台南縣市一直我們的臨床心裡師通過不久，所以人數一直不夠，台南縣到台南縣市到今年的暑假有臨床心裡師執照的在今年七月超過三十二個人，所以今年暑假才成立公會，因為公會管理要三十個人嘛，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跟臨床心理師公會做一點合作，臨床心理師公會其實有台南的各大學他們在做這種輔導或是心理師工作的那些人，這些人其實我們是覺得那這樣子可以合作，這個其實可以講說是一種策略聯盟的一種方式。

我舉幾個例子就是說目前還有在做的，這種方式其實是可以進一步去談說怎樣跟大學合作的基礎，剛剛那個胡教授講一個我是蠻贊成的，就是說大學生應當可以去社區大學選課，然後當作通識課程，我舉個例子像成大饒夢霞老師，我就跟他說，你在成大的課那麼受歡迎，然後太多人了，可以有時候你在成大教很無聊，你在教那個生涯規劃、婚姻與家庭他們都沒有婚姻的，我就跟他說你到社大教，你會碰到很多離婚的、失婚的很多很多問題，這個其實當事人都會在的，所以你不用講婚姻與家庭，還要講配對然後兩個當一個實習夫妻，你就不用這樣子，你就直接到社會來，他們就會看到成人的方式，他知道他們的經驗，而且甚至知道他們真的有失婚的、單親的他們的問題，他覺得其實在社大教書很有趣的，因為那是一個真實的生活經驗，那這個生活經驗是推進去的。

我以前在社大在成大開過那個社區營造的課，社區營造的課有些學生我也說你也可以到社大一起來聽這個課，然後因為有些是實務的經驗，實務的經驗我們

就可以結合，所以我是覺得說區域性的大專校院，那他們的學生去參加到社大的課程，然後承認學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方式，那這個方式就是說其實通識教育，他需要融合式的學習。

我們現在的通識教育年齡就是壓在二十歲到二十四歲，其實那個通識是不夠的，因為你碰到的人非常有限，我以我社區營造的學生他是到社區大學來作為他期末報告的部分，他就覺得有好幾個年長的人，他看到年長的人怎樣在經營社區，對他們來講當然是婆婆爺爺輩的，看他們怎樣去經營社區，他就很感動，就幫忙他們做一點文宣，這是一個他實際上他可以感受到的，所以通識教育那麼大學到社大來那麼通識教育，我是覺得可以的，而且應當蠻可行的那我們合作我們大概會希望他不是單線的，就是多線的，我倒是希望說學院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學院他不是跟一個社區大學合作，他按照他想發展的然後跟好幾個社區大學合作，以他的想要做的東西，怎樣落實到社區那麼作為一個目標，或者把這個當作怎樣做一個區域性發展作為目標，那這個就可以合作。

我常常跟中山大學講說，你有關因為你們海岸工程的部分是你們很重要的部分，他在高雄新興社大有開海岸海灣這種課程，有開高雄港這樣，這樣的課程，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跨社區大學，譬如說他可以找鳳山找台南一起合作，因為這個部分區域發展是共同的主題，高雄港會影響到整個南部的發展，他是一個關鍵，所以我們就想說你那課是大家合作的，那麼以區域作為共同的目標，這個是變成說他可以跟多個學校去合作，變成有一個帶動區域發展的作用，這個不只是環境甚至企業，像我們就開了，像我們找了南科的主管，從帶千開始到主任到各個課長，我們也開過南科，台南科學園區的課程，幾乎所有主管企畫部門的人都來上課，然後也找孔建華孔教授來，因為他專門研究南科的，也找他來，學院的也加近來，這種課其實可以共同合作，例如跟台南縣、高雄縣的社區大學合作，然後來看南科這樣的發展，尤其是在生物科技方面那就是說可以共同來做。

我覺得學院是一個區域性的發展，也就是說他可以多線的，按照他的師資研究的內容，跟不同的社區大學合作，這個不是單線的而是多線的發展，我覺得這樣的合作方式，我們社區大學就會有興趣，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共同去促進那個整個區域性的發展，那麼最後我談一個就是說，其實可以做什麼？

可以共同研發教材，我一直對共同研發教材很有興趣，不管你是網路的教材，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教材，以英國的開放大學來看，很多開放大學的教材其實是在大學非常受歡迎的，我們現在有些翻譯基本的觀念，大概一百五十頁左右那樣的書，開放大學是很受歡迎的，那我覺得像他們來講，像英國的開放大學他們之所以可以被承認主要是因為他們教材編得非常的好，而且這個品質得到各大專校院的肯定，社區大學的教材他有活化的一面，因為他有很多不同年齡的，有退

休教師，像我們那時候開一個綠色建築，總共有八個建築師，有三個園藝設計師，然後有兩個老闆，所以平均大概，我們那時候有二十二個，有十四個是碩士以上的，所以其實他學員分佈很廣，怎樣共同去研發教材，不同的經驗那麼你可以把他當作一個試驗。

例如說你可以接受不同的年齡層，甚至不同的經驗層，還有不同的那個不同的教育層，那麼這樣研發的教材是有他重要的一面，所以我是覺得說跟學院共同來開發教材，共同研發教材，這個是我覺得是很可惜，因為這一部份可以做好，我們在學生的採證上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基礎，因為我們有教材，甚至我們有研發共同的東西，這倒是覺得說大家可以先從教材的合作、研發教材或者共同認定的教材開始，這個可以作為基礎性的東西，那我就提供這樣的意見。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林主任，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談到共同研發教材。接下來我們請高雄鳳山大學梁主任。

梁明正主任

吳主席還有林主任，還有各位貴賓大家好，我想我針對那個學分承認的部分我想我提一下意見，就是依目前我們大學的這個法規上面來看，既使你是在校生，既使你要去修了推廣的學分，事實上在教育體系是不能承認的，所以你說要推動一個社區的被他承認，這可能性比較低，但是如果說我們修完這個社區的學分之後，在他進到這個學校可以底免學分，這個是一種可能的，我想這是第一個，最後剛才講了很多那個互相承認我個人是這麼感覺，因為我原來在高大我是在當推教主任。

所以我到社大的時候，我對社大有一點瞭解，那我們課程基本上現在是分三個部分，那一個部分是學術課程，一個部分是藝能課程，然後社團課程，我們如果他這個當然依我們來講目前因為經費的問題，所以我們每一個學分不管是學術課程、藝能課程或者是社團課程，我們都一個學分一個學分都算一個學分的學分費，我們都叫學分，可是在這三個學分，在這種狀況下的學分，在大學裡面其實是不見得等價的，比如說我們藝能學分可能是很像類似在大學裡面的實驗課程，那比如說我們在實驗上我們一般都知道我們在學校裡面做實驗課，可能三個小時才算一個學分嘛，所以第一個來講，他可能會造成不等向。

目前是在鳳山社大這邊是在考慮做一個作法，就是說把自己學分的那個等價，稍微做一個等價的區分，就是說來開始認定這個要跟人家比例，比如說像美國學分基本上也有一個五比三的一個比例，同樣的一個狀況如果我們要跟學校或正規課程來做轉和的時候，我想會有畢業這可能是個問題，那第二個問題可能比較嚴重就是說一半來講如果說大學要承認你這個學分，老師是有限制的，即使是

推廣教育老師是有限制的，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我們的學分如果要被他承認，我認為就是說至少我們是這樣把算，就是說所謂學術課程，其實我們現在鳳山社大我現在打算這麼推，就是說藝能課程還有那個社團性的課程，我們就不打算去跟大學作接軌，那我們可能就在拉出一部份的學術課程跟大學作接軌，那這一部份的課程呢？老師的...要符合教育部的規範，那當然我們會遇到的問題，第一個當然要解決的辦法第一個我可能去找已經具有教師資格的人來做，不過通常這些人要來上我們課的機會又不見得那麼高，那可能是一個問題這。

第二種可能我們是打算說就剛才說通識課程，我們是請大學到我們這邊開通識課程，以我們的例子我找義守大學或找高雄大學來，或找中山大學，就幾個學校，但我們那個地方相關的位子來開通識課程，這些通識課程反過來是我們社大來承認他是我們的學術課程，而不是說那個就是說反過來等於是我們接受他為我們三分之一的學術課程，好，就是一部份。

我是認定可能是這種方式來做，這個當然就是說這些大學發出來的正式的推廣課程的學分，到時候他去底免那當然問題也會存在，所以我的想法是依這種方式，來把兩邊接軌，或者這是一種可以做的模式，我覺得剛才林老師在談的這很多的這種統合，因為那是社大一個 mission，可以說這個東西應該不敢，應該就是說我們還是保持社大的一個區域總和的 mission 這應該還是在的，但是藉由這種學分接軌的方式可能讓部分的，因為社大裡面到底有多少人想要再去讀大學，其實很難講，永遠不知道，不過如果說利用這樣的接軌，他有一部份的學分到了大學去，那麼他可以去接軌。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有一種教育部有承認的叫做乙級證照師，就是說假設你領有乙級證照，我想很多的在外面的人會想辦法領有，如果你在大學裡面修滿了十六個通識學分，那麼你就可以考大學，他是應該可以考，不是大學，應該是二技，這樣的話就是說他可以等於是承認你可以有專科畢業以上的資格，所以我想這個這種大概讓那些想考試的，他在不是非常大的一個限制之下，有一個誘因，一個辦法，所以我的認定是說這些或許是我們可以設法推動的一個方式，我想這是可能會給大家一個參考。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梁主任提供很多寶貴意見，接下來請地方政府的代表，台南市政府終身教育課潘課長。

潘秀妲課長

主席還有在座都是我，都是老師都是我老師，還有我們那個我們台南社大的校長林主任等大家好。我想以我地方政府的一個立場，我剛剛我們所有的老師包括剛剛發言的楊校長都是我的老師，他們的很多見解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好，在社

區大學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台南市社區大學不是說我們連校長在這邊我在講，我們台南市社區大學在全國裡面的社區大學是辦得真的非常的好，由教育部給我們的評鑑所補助的經費都是可以看得到。

而且其實社區大學以我台南市來講，我們市政府每年補助大概兩百五十萬的那個經費，包括教育部補助的今年教育部補助是三百七十萬，縣市政府補助的經費不是很大但是比起其他縣市來講，應該算是不錯的一個經費，那不過社區大學在我們台南市，我們是市政府的一個角度我們一直都認為說我們台南市社區大學其實是我們市政府在推廣終身學習的，一個多樣性、多元性的提供市民學習機會的一個點。

因為我們在地方政府教育局，我們終身教育科負責有推展終身學習，這個部分在我們有編經費，然後議會每一次正視一些我們終身學習委員會在質疑我們到底市政府我們終身學習是推展了哪些，除了我們局裡面我們推展了很多的譬如說圖書會啦或者是全民學外語等等，成人教育等等以外我們社大是我們把他定位在我們推展終身學習很重要的一項業務是這樣，所以剛剛我們提到什麼學分的承認還有學位這個可能涉及到法源，也是我們學者教授將來去努力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這邊我們地方政府這邊在擔心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他將來社大的學分去承認或者因為學位的承認，而必須去提高他學術課程的一個部分的時候，我們擔心倒是說因為以目前來講我們都可以看到，其實民眾去選修社大的課程，幾乎都是休閒實用性，這種藝能方面，像我們市政府也很多同仁、民眾去選瑜珈、心靈就是覺得讓工作很有壓力之下，能夠再放鬆一下，這一方面的課程，那如果說教育部將來為了要承認學分學位而去提高到學術性的課程，然後反而去開那一部份，那休閒什麼少開，或者實用性少開，那會不會我們民眾他的需求或者他的意願就降低，那這個樣子會不會去影響到我們縣市政府去推展終身學習這樣一個原意，他原來的意義。

其實我們市長一直在講，社區大學他沒有想到去把他變成一般大學，他都會學得說你社區大學到底你的資訊，提供我們市民多少的資訊、學習的資訊，提供多少的功能，這才是我們縣市長他很重視的一點，所以我想今年四月份我們在台南市召開全國社區大學的，我們市長一直很在意就是說，你進來我台南市辦社區大學，你就是要讓我們台南市社區大學知名度提高，讓我們所謂市民知道社區大學是什麼一回事，怎樣怎樣，我們縣市政府比較在意的是我出了錢，就是要怎樣的功能給我們的市民。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地方政府的立場，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譬如說你入學你社大是沒有入學資格，然後你師資方面你當然這個領域也是社大他們一個委員會在做審核，事實上還有經費上我們擔心現在社大的經費是比較困難的，真的都是

靠地方政府或者是教育部不然就是靠他們學員的學分費，其實是他們是維持得很辛苦，那將來如果是又這個樣子，他們經費怎麼維持下去，而且不可否認的如果是社大以一般大學如果你能夠合作，那會有吸引的作用，可是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做過這樣的研究調查說，我們社大裡面的學員有多少的比例他是希望拿到學位的，因為也許進去的他們不見的就是一定想拿到學位，他們只是想給自己在進修在學習或者是給自己一個休閒怎樣的一個學習的機會而已。

像我們台南社大他跟很多的大學合作其實是很愉快的，而且合作的很成功，可是他們的前提，應該不在於承認學分學位的傾向，他們會合作的很愉快，如果又在於承認學分學位的前提下，可能就會有很多的限制，這個可能都必須要去思考的地方，我大概就是有關這方面，我提供意見，謝謝。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課長提出了很多地方政府的思考點，就是學分承認，還有社區大學他本身原來的想法定位，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樣的想法跟問題，來做一些對話討論。

林朝成主任

也許社區大學就是說也跟台南技術學院合作，這個合作最主要是他們希望文化的部分，他希望大家來合作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以他們他有他們的目的，目的就是說我想兩個，一個就是通路，文化創意產業必須要有通路，社大其實可以大家合作，把某些真的有創意的東西怎麼樣延伸出來，包括展覽或者是開發產品，這是一個通路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大家互相交流的時候，是不是可以互相去共同來促進展覽，能夠更有媒體的效果，其實談就是這樣子，也就是說第一個是通路，第二個是媒體效果，像這樣大家才可以合作。

不過後來其實實際上，實際上在做的並不多，不多就是說我們覺得現在這部份的研發這部份，還有我們在那個通路的部分還是比較弱，媒體效果我們是很有把握，因為我們跟媒體的互動關係蠻好的，所以媒體效果沒有問題，但其實通路還沒有，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一部份其實目前在談而且簽約，我們跟台南藝術學院有簽約，來共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但是其實那個成果還看不到的，我是希望說在來這幾年，我們在想說怎樣讓這個東西可以看得到成果，這個也是一種合作的方式，所以這個合作方式，我們那個策略聯盟，倒不一定就是說其實我們到目前只有跟中華藝術學院談過學分的採認，學分採認就是說他們那個的護理或者他們叫做幼教系吧！他們就說你們社大學分我們就是承認八個學分，反正你學什麼都沒關係，你超過的，就是承認八個學分，大概就是談到這樣，其他的話我覺得那個後續就比較難，就學分的部分反而是我們不太在意的，學分我們的談法就是說，你整個認定，就是說我最你要

近來，我最多就是承認你多少。

譬如說我最多就是承認你十二個學分，我去看你修了什麼課，我認為你哪一個可以承認，當然最多十二學分或是最多八學分不是說我一定承認到八，我會看你修的課，而這個課的教師，然後他的教材，那因為我們的教材都會在網路公佈，所以很清楚我們的課程是怎樣，那這個老師是有沒有講師以上資格，那這個都是可以認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術上反而是容易的，不是那麼困難，而是說你那個策略聯盟到底要做什麼？那你要發展什麼？要互相支持有什麼幫助？譬如說我們跟幼教有一塊他覺得這一塊很重要，這是有關幼兒教具的開發跟研習，幼教很需要幼兒的嘛，很多的教具嘛，幼兒在教育的時候，我們教具很多是進口的，這部份的創意是幼兒老師很需要的，幼兒老師要常常想辦法去做教材讓這些學生、小朋友可以自己研發，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是他們需要的，這個需要當然就有合作的基礎，所以我是覺得說你那個內容是什麼東西，然後大家可以合作，而不是說傾向這邊或傾向那邊，另外一個要補充的就是其實縣市政府跟我們在辦社區大學，他要評估的時候，其實標準是不一樣的，也就是縣市政府他可能在你給市民怎麼樣？尤其是市民感受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在社大的部分其實他我們在做的時候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說他達成怎樣的一個所謂的公民教育或者說公民素養或者說達成怎樣的一個社會實踐的層面，哪這個反而是我們比較重視的，那這個在市政府來講或縣市政府來講，他對這一塊反而是比較不關心的，他關心的說起來是選票效果，就是說讓民眾多少，媒體曝光當然是好的，但是媒體曝光有時候也會批評到縣市政府，這裡頭也是有一點關係，但是我說的就是說其實縣市政府在看社大的時候，他所評估的效益跟我們社大自己認定自己的 mission 然後自己在評估自己的時候是不一樣的，這個之間會有差距。有些課我們是不開的，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可以提供民眾的需要，那你為什麼不開？那這個區隔性可能就會有問題，就是說我們要做怎麼樣的工作，他們會覺得有時候在評估上事實上是會有一些問題，我們說的這種公民教育或者是做這些工作，都一直到有成果的時候可能是政府會承認你這個貢獻。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台北安順場我們一直抗議，抗議了好久，堅持了兩年，原來跟市政府的立場是敵對的，但現在市政府知道我們做的東西對他有利了，因為要整治這塊污染他現在有籌碼跟經濟部去談，經濟部要補助多少錢來改善，所以他就發現我們對市政府的，那現在變成市政府在談判籌碼有利了，所以他就會轉而支持，但是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找環保局的麻煩，他會覺得社大怎麼一直在找我麻煩，那這個會有一個衝突。

所以這個部分這個差距之間怎樣去平衡，去慢慢平衡，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可能是當像楊校長胡教授在談就是說，我要堅持社大 mission 的時候，這裡頭不是堅持不堅持的問題而已，而是你要面對衝突的問題，那這個在策略聯盟可能也會碰到，你不可能沒有心理準備的時候，我會跟你衝突，然後我們就可以很順的策略聯盟，或者是說我不會跟地方政府衝突，然後我們就合作的下去，其實衝突，衝突之間怎樣來解決這樣的問題，這個是可能所有社大工作人員或社大的老師他心理面要準備的，你準備的是說我們不是不會沒有衝突的，而且我們在評估的標準上也不一樣，但這個部分我們要怎樣去克服他，就是說我們怎樣去做協調，既然你認為說有公民實踐，公民實踐就一定要面對衝突，否則那個東西就講假的，包括文章可能跟地方政府有衝突、有協調的地方，那這個就是一個公民運作一定會碰到的問題。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林主任，我們請嘉義市社區大學主任，也是我們系上教授蔡主任。

蔡秀美教授

我簡單的說一下，剩下我們幾位老師，下個禮拜要去鳳山社大，基本上當初看到這個策略聯盟，想法就是說社大要有自己的一個定位，因為我們以一個民間社團，要去跟大學，這個大學高高在上，那有非常這個龐大的資源，從這個校舍啦、人力啦這些聲望啦等等，社區大學卻是一個民間社團，所以有時候在縣市政府的眼中其實是相當微小的，相當卑微甚至辦跟不辦他們是無所謂的，所以我們就是覺得說像這種態度之下，我們要去策略聯盟說實在的拜託大學跟我們合作，更何況你也知道社大的老師剛開始怎麼來，學術課程如果真的要辦出品質的話，你還是要去大學裡面尋找這些非常優良的老師。

所以一開始整個嘉義社大的老師就來自大專校院，其實也有嘉義大學，嘉義大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其實當時的第一屆的那個理事長，就是從嘉義大學的校長他離開嘉義大學之後，他在當稻江技術學院還沒有籌備之前的，就是在還沒有成立之前的籌備主任、校長，就是他來兼我們的理事長，所以其實嘉義大學裡面有非常多的包括他們的農業推廣部門，還有很多的老師都來支援我們的課程，那中正這邊的話，剛好第一任謝大寧老師，接下來有我來接，所以我們都是這邊的，中正這邊的老師來支援，南華也是當初的一個發起的老師，當初發起這個協會的人之一，加上這個吳鳳技術學院，還有後來的這些大同技術學院，很多很多的老師都有協助我們，再加上民間去拜訪來的這些專業人員，所以我想從老師的部分在我們沒有什麼經費可以相對等的賦予這些老師的領握的時候，只好用這個理念去打動他們，去邀請他們。

基本上我們的策略聯盟其實剛開使是覺得說資源不是源源不斷，不是很充足的情況下，再加上自己的定位不是跟很多的單位對等的所謂的合作簽約之後，根

本就不敢奢望，所以基本上當初的想法是這樣，第二個想法就是說如果理念上並沒有很支持的話，那貿然去做很多的合作，到最後就是自己的定位會不見了，怎麼說呢？譬如說有一些單位會想得很天真，他認為說我如果跟你合作的話，那我就打開我的場地，你就來，辦完之後，你最好就是這個單位的行政人員可以離開，學生通通留下來，意思就是說你的招牌不見了，其他的都可以接的起來，那其實這個當中，我們認為是說大有問題的，包括像嘉義有一個宗教團體也有非常好的校舍有非常好的資源，辦了一個博愛社區大學，那在市政府的眼中覺得說這個社區大學是可以不用花一毛錢也可以辦的，你們這個為什麼這麼窮還要辦？所以這個有點讓我們這個啞口無言。

每次要跟他講經費的事情呢，意思就是不用講了，再講下去頭就給人家，所以這個就是很貼切的一種就是很深刻的一種感受，那我是很支持說其實整個來說就是法令的問題，先要現要有個定位有一個解決，那第二個部分就變成說好那社大要爭取這個學分學位的路上，他到底有沒有這個可能性，那因為我們認為說我們如果堅持辦學的這個品質的話呢，這個學分是應該可以這個值得可以認證的，可以得到這個學分認證的，那問題就是說要嘛就是在這個體制上法令上去做一個約束，那現在這個約束如果要獲得雙方面的一個能夠來彼此認同的話，譬如說有一天這個某某大學承認了那當地的社大的學分，那或許這個大學裡面的老師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會反對也不一定，所以因為什麼？因為你在那個 quality 的部分沒有讓並不是所有的課程都讓所有的這些大學部門的這些研究人員教師都可以認同，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的大家認同的一個認證的標準。

我覺得說社大努力去符合認證的課程，那麼就是所已變成說剛講過的那個雙軌或者是三軌的，所以學生裡面呢他會選擇會自己選擇說這一門課其實是有承認學分的，老師的課程要求就是如下如下如下，那麼你如果是快樂學習的那些人，不要有壓力的學習譬如已經五十幾歲六十幾歲的，他就是來聽法律，他就是來聽這些什麼藝術欣賞，他不要那個什麼繳報告五千字呀，或者是要考試或者是要，他就可以選擇就是不要學分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人混在一起，然後到最後這個人沒過了你去跟老師說情，然後這個不繳報告也去跟老師說情，到最後變成最後就是為了學分滿天飛這樣子，我想這個就是我們說很難去抵擋民間，尤其是我們說成人如果說他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學習管道之後呢，他也有機會來伸張他的權益的時候，那時候會變成說他們圍起來逼迫少數的老師還有行政人員，其實他們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對不對？

但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下，總是很不樂意看到這樣的發生，所以到了另外一個想法就是總是這種學分的一個承認還是，那個部分的話就是必須要有的的一個關卡，相信那個部分大概就是全體的一個社大，大家也要去解決說那萬一我有一些

課程在大學的體系裡面並沒有相關的老師，譬如說有些手工藝的這些藝師，他們連搞不好只有國中畢業嘛，連大學的學位也沒有，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大學開相關的課程，那可是這樣的課程在很多的社大裡面都認為是他們鄉土藝術，鄉土的這個才藝，這個一門裡面相當重要的，因為這個老師他的作品或者是他的聲望的確是有達到國家級的，但是他沒有一個外在的認證的時候，那所以這邊是相互去發展一套彼此可以認證的課程，所以這樣的話才会有說，因為大學也認同這一位老師他擁有大學老師的資格，所以他的學生到社大來上課，去互相承認學分，就變成可行的。

我們現在中正跟我們這附近的好多好多的學校，大家有互相的承認，區域的策略聯盟，這是可以做到的，昨天我其實還在圖書館的時候，到我們的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跟我反應，他說有人跟社區的人講，三興村的人講說社區的人只要來這個跟學校的這個有機會跟學校的這個當局這個校長談的話，他們就可以來圖書館借書什麼的，那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曉得說我們中正大學的圖書館也不准十八歲以下的進來，然後也對那個很多外來的單位去登記，登記了以後來借書了以後不能借書出去，除非你是跟我們有合作關係，所以其他的學校的話要來借書，借我們的書出去，他們有臨時的借書證，所以學生要去登記，登記了以後來借書才能夠借書，那他說如果把這個五十張或一百張給這個社區的話，那保證一年後絕對都不見了，然後到後來就變成說誰會拿了這臨時借書證進來，他意思就是說防範一些責任啦，一些安全上責任上，譬如說還有十八歲以下進來以後，他如果光看一些成人的什麼什麼，這可能責任會變得在圖書館，而不是在社區，所以他所以他考慮到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我們當初會覺得說那麼簡單可以去談到的這個策略聯盟都變得好像都是有點，變得事先要做很多很多的規劃。

我想這個部分學分學位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前面講的就是說如果是師資的話，早就已經是在進行中的，那課程我想課程的部分要相容，要互相的那個也是很沒有問題，因為事實上成人學生本來就可以來修像我們這邊很多的推廣課程，學分班，都是沒有考是也可以來修的，類似像這樣子，更進一步的話就是像圖書設備，這個也是向中正大學也是有在做，就是說他可以跟對方做一種臨時借書證的一個合作的往返，所以變成說是變得比較豐富嘛，可以提供給外面的人來做這個圖書的借閱這樣子，我想學分的部分大概就是建議這個雙方可以認同的一個這個認證的話，比較能解決，剛剛提到那個第一個法源的問題的話，我想那個真的是到美國之後再看看他們當初這個在洲政府的部分或者是聯邦政府，這些部分他們是不是固定經費，固定的一個法源還包括像副學士的這樣的一個他們都有一套已經完備的這個法令，所以他們對社區學院就是非常百分之百的支持，所以到時候我回來之後再提供一些訊息給你們。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蔡教授提供很多的寶貴意見，我們也期待這個考察美國社區學院回來，有很多的資料。我們最後一位壓軸，我們系上個陳玉樹陳教授，他是研究策略聯盟的。現在請他來提供一些意見。

陳玉樹教授

主席吳教授，還有各位教授各位先進大家早，應該算午安了。這邊學習了兩個小時，我就提供一些簡單的建言，其實這個社區大學我本身是外行，主席要我過來的話基本上也是希望我提供一些比較企業的觀點，因為我研究的話是有關組織企業人力資源發展的部分，如果說從策略聯盟的角度來看的話，基本上這個 technology 是來自於企業，他為什麼要做策略聯盟呢？就企業跟企業之間他必須要有一些合作關係，這些合作關係的話主要是因為有些企業他想要運用別的企業的一些資源，他就必須要建立這些不像是他的交易的關係，也不像是他內部運作的一個關係，這些關係的話一般大概可以分為有五種。

第一個就是長期契約，再來長期合作，再來後面那三種的話跟我們這邊比較沒有關係，就是說交互空股然後合資，購併的這些東西，那前面兩種選看的話一個是長期契約，再來另外一個是長期合作，那這兩個大概就是我們這次要談論的一個主題，怎麼樣來訂定契約？怎麼樣來合作？可是我想說社區大學基本上他當然是一個那個蔡老師有提到說是一個民間的社團，一個社團的一個團體，可是我在想你如果被侷限在這樣的一個框框裡面要來想這些所謂的策略聯盟，基本上應該會有很大的障礙啦。

因為這兩個社區大學跟一般的這個大學本身並不對等，並不對等，你看大學有多大的資源？社區大學的話如果以社區大學主，因為我們把社區大學擺在前面嘛，社區大學跟一般大學的策略聯盟合作，所以我想應該是社區大學是主體，如果以社區大學為主體來思考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真的可能真的剛才各位也有提到，會有很多的障礙在裡面，會有很多的障礙在裡面，因為兩個不同的對等的團體要來談，那一個只有十幾個人，剛才說 fulltime 五個，part time 五個，大概十個人左右的一個資源，要跟整個學校的這個行政資源要來談所謂的策略聯盟，是不是很多從基本的，蠻贊成剛才那個魏主任所提到魏教授所提到的那個，從 vision 要重新去思考，這樣的一個願景你可不可行？如果你還是堅持那個公民培育或什麼東西的話，那當然是困難重重，因為這樣的話基本上你是把自己定位在比較屬於一個非營利組織，一個依賴政府支援的組織，可是又從剛才那個林主任，社區大學的林主任的話到其實從政府納編拿到的資源只有百分之三十，那這個我就覺得說是不是有一個可以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這個只有百分之三十，其實沒有辦法維持一個社區大學的營運，剛才講起來

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大家都等於是說在犧牲奉獻，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如果說百分之七十的經費是來自於學生，是不是在這個方面的話更可以思考一下說所謂的市場導向這樣的一個問題，你的市場價值到底在哪裡？你學生要的東西是什麼？這是真的要很認真的去思考，然後再來進一步想說所謂的這個策略聯盟的問題，你提供的這些產品跟服務對學生來講的話，對這些成人來講的話有沒有他的市場價值？如果沒有你是撐不下去的，再談其他的東西的話我覺得都已經沒有顧到他的成本了，就是說我的建議就是說回想市場哪裡？市場的價值是什麼？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你在這個市場裡面，你的競爭者是誰？你在想想看有沒有其他人會跟你提供類似的產品或服務？

因為他是你的競爭者嘛，那你把競爭者搞清楚市場搞清楚，才知道你要跟誰來做策略聯盟呀，那策略聯盟怎麼樣來合作？彼此的共同剛才講的那個願景是不是要修正？共同願景，那可能大學生不是大學的主要願景，那如果說從你企業的從你這個這個社區大學角度來看的話，你社區大學識這樣做，你要怎麼樣去修正你的願景？才能夠採取不一樣的策略，然後再來跟大學所謂的建立所謂的合作的關係，才有辦法建立所謂的合作關係。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我們社區大學要去建立所謂的策略聯盟要思考的問題，然後再來就是說你如果如果現在的狀況是這麼困難的話，我倒是建議不要，我們剛才提了很多的這個意見，可能都是比較以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的角度來看，這個東西本身就限制住很多的這個很多的限制了啦，那一直在談立法什麼的，好像就是要弄一個由上而下的，由上而下弄一個東西，然後推全國都要這樣做，好像是有這樣的一個味道在裡面，可是如果從比較企業的角度來看的話，都是比較單位組織 individual 的啦，從個別的角度來看，你各個社區大學的話怎麼樣去擴展？怎麼樣去擴展，你從社區大學的角度，你這個社區大學就這麼大嘛，你怎麼樣去經營怎麼樣的話來做一些那個市場的價值的分析什麼的等等的，然後你慢慢從你的角度，從我是比較從社區大學的角度來看哪，你在從社區大學的角度來看的話，你怎麼樣去做擴張？

我覺得其中的話應該是創意的部分應該蠻重要的，你如果一直被限制到剛才那些法規呀什麼東西的話，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沒辦法做，如果能夠擺脫那些，我們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經費是來自政府嘛，有百分之七十是來自顧客嘛，所以顧客那邊還是重要的嘛，在那邊所提供的服務跟課程是不是可以更多樣化？能夠有創意、能夠突破傳統，就是從顧客的角度來我們是希望從這樣的一個服務的一個提供。

教育本來從 WTO 的角度他本來就是一個服務的產業，如果是從服務產業的角度來看的話，那怎麼樣去滿足你的顧客的需求？我們來提供更有創意的一些課

程，來提供更有創意的一些服務，這樣的話能夠吸引，如果說你的顧客能夠吸引到源源不絕，那再來考慮其他的我覺得會更有他的就是更活啦，在整個資源應用上面，或將來談所謂的策略聯盟上面會更活，如果是由上而下的，那個可能剛才很多專家都已經提到過，會有他種種的一些限制，這個倒是我倒是提出另類的一個思考，就是比較從企業組織，營業組織的角度來看怎麼樣來思考這個策略聯盟的問題，謝謝。

吳明烈教授

謝謝陳教授，從企業的觀點來切入策略聯盟，最後我想時間也到了，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出席跟參與，提供了很多的寶貴意見給我們，對我們這個專案的進行有很大的幫助，後續我們這個專案完成也會把這個結案報告，到時候提供給各位在來做指正，最後謹代表這個研究團隊非常感謝大家，非常謝謝。